

他们和他们

作家眼中的编辑

李清川 陈 仓

主编

上海远东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他们和他们：作家眼中的编辑 / 李清川，陈仓主编. —上海：上海
远东出版社，2022

ISBN 978-7-5476-1853-0

I. ①他… II. ①李… ②陈… III. ①文化-名人-访问记-中国-
现代 IV. ①K825.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2) 第 166761 号

责任编辑 李 敏

封面设计 徐羽心

他们和他们：作家眼中的编辑

李清川 陈 仓 主编

出 版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101 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 159 弄 C 座)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锦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1.125

插 页 1

字 数 235,000

版 次 202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6-1853-0/K · 194

定 价 58.00 元

目 录

野生的王十月.....	欧阳露	1
老实人王春林.....	孙 频	8
付秀莹：陌上花开.....	李少君	16
隽永的美.....	邵 丽	20
石华鹏的真性情.....	杨少衡	25
讲操守的批评.....	施晓宇	30
朱辉的心跳.....	范小青	33
雨花里.....	王 尧	39
青梅竹马朱燕玲.....	毕飞宇	43
我的“贵人”.....	陈 仓	48
管窥刘醒龙.....	李 浩	52
他的醒.....	胡竹峰	59
刘川的诗心.....	徐 江	64
一个好玩的人.....	凸 凹	69
说说我们的玉栋兄.....	赵月斌	74
李少君二三事.....	林 森	81

给肖洛霍夫画像的寂荡兄.....	徐则臣	88
李佳怡：小丫办大刊.....	杨晓升	95
芒种看今日，螳螂应节生.....	老藤	99
危崖之云.....	洪放	103
李云是朵什么云.....	余同友	108
清流汪惠仁.....	鲍尔吉·原野	113
“老艺术家”汪兄惠仁.....	徐晨亮	117
闲话何子英.....	韩永明	121
张燕玲的行动美学.....	郜元宝	128
广西崇左——写给张燕玲.....	林白	136
张菁的情怀.....	李浩	138
追星星的人.....	李晓晨	143
阿霞和她的草原.....	兴安	146
一株植物陆梅.....	潘向黎	153
陆春祥是一口深井.....	苏沧桑	161
论吹萨克斯对写作的益处.....	周华诚	166
东捷老友记.....	晓航	170
“三好先生”陈新文.....	彭国梁	178
今生幸识宗仁发.....	刘庆	186
我所认识的杨晓升.....	马津海	193
林森的海角天涯.....	符力	200

活色生香林那北.....	裘山山	207
越来越晚熟的人.....	艾 伟	211
周明全：悲观的理想主义者.....	王晶晶	215
他是“野狐禅”.....	雷杰龙	219
钟求是的那一面.....	哲 贵	224
剃了头的胡弦.....	霍俊明	232
我的同事赵丽宏.....	甫跃辉	240
赵宏兴的笑.....	洪 放	248
在宁静的地方.....	胡竹峰	252
我认识的徐则臣.....	傅小平	256
诗人底色徐晨亮.....	汪惠仁	264
恰逢同学少年时.....	张 莉	268
浓淡之间贾梦玮.....	潘向黎	272
梦玮和“贾书记”.....	朱 辉	276
阎安先生其人其事.....	弋 舟	281
梁鸿鹰印象.....	季亚娅	288
龚学敏和他的山姿水色.....	杨献平	295
程永新的风.....	苏 童	303
远与近.....	张 楚	308
我和葛一敏.....	甘以雯	312
熊焱的三把火.....	宋 尾	320

豪爽又豪迈的潘灵.....	段爱松	327
三说穆涛.....	贾平凹	335
不薄旧雨魏建国.....	何启治	342
如果没有那个秋天.....	刘国欣	347

野生的王十月

□ 欧阳露

野生，生物在自然环境里生长而不是由人饲养或栽培。（见《现代汉语词典》）在自然环境里，野生动物汲天光地材，自由蓬勃地生长。不受饲料对身心的“污染”，不受笼舍的限制，野生是一种由本性、听天命的生存状态。在人情环境里，我们受各种处世哲学与世俗规范的“饲料”喂养，为爵禄奉行中庸谨慎、和光同尘、上施下效。一头“野生动物”闯进来，其放达生猛、直性而行，显得有点不合规矩，不够“世故练达”，但也因不假饰不伪巧，而尤为天真可贵。

王十月便是这样一个闯入者。从一个务农的乡村少年，到流水线上的打工仔，到文坛重要作家，现又涉足画坛，在北京开个人画展。他的经历颇富传奇色彩。就像一个不知门派的乡间高手，出招不凡，身法见奇，一路杀到了江湖的中心。王十月只有初中学历，却拿了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等文坛大奖；没有受过绘画的专业训练，却水墨油画兼执，被行家看好。十月的命理八字里大约写好了“逆袭”二字，总有出奇之处。

要谈王十月，绕不开他“打工文学标杆性作家”这个身份。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打工大军”是一道宏大又五味杂陈的时代景观，“打工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无法绕开的一章，而十月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符号之一。从这个意义讲，十月虽然年轻，但已经在文学史上有了一席之地。十月的经历，可以看作是“文学改变命运”或“实现梦想”的范本，但底层的艰辛心酸，不足为外人道。只有初中文凭的农村孩子，唯一的梦想，或者说唯一的出路，就是进城打工。农民工需要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而城市需要他们的劳动力。与所有底层的打工仔一样，十月在不同的城市、乡镇、流水线、烂尾楼、出租屋间颠沛流离。因为没有通行证，被一座城市拒之门外；在天桥底下摆摊卖菜被城管驱赶；因为没有暂住证，半夜惊醒在城中村楼顶间仓皇奔逃……十月在散文《关卡》里写道：“印刷车间里弥漫着刺鼻的天那水气味。苯已深入到了我的身体里，融入了血液中，成为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无论走到哪里，别人都能从我身体里弥漫出来的刺鼻气味判断出我的职业。甚至在离开工厂一年后，我的身体里还散发着天那水的味道。”正如天那水对血液的侵蚀，底层经历成就了十月的写作，也在他的性情中垫上一层草根的底色，在他身上散发一股“野生”的味道。

凭着写作上的才华与成绩，十月在体制内谋了个身份。但十月依然保留着他的草根本色，这让他日常里显得可爱而有趣。他爱摆出一副自嘲的做派，常叨叨自己要“回炉读初中”；帮同事搬桶装水，他就自嘲专业搬运工，一次能抬两百斤水泥；他传授如何在“僧多粥少”

的工厂食堂里抢到第二碗饭的技巧；午饭后，他不顾办公室里有女同事，直奔沙发上“挺尸”；他掰着手指头，笑数他拥有25种糊口技能，种田、养猪、砌墙、养蝎子、发豆芽、做鱼糕鱼丸、卖菜、卖衣服、油漆配色等等；他还爱“嚎叫”，在单位的春节联欢会上对着麦克风嘶吼不着调的《忐忑》，用音量直接把一些同事轰出会场，而他完全陶醉在自己的“歌声”里；在医院住院，他又怂恿同室的病友跟他一起“嚎叫”（据他说，那个病友因为没有人关心探访而闷闷不乐，他引导病友发泄心情），结果吓坏了一层楼的医生护士，以为出了什么人命关天的事故，纷纷跑来；他喜欢显得自己锱铢必较，爱把“钱”字挂在口头；他还喜欢很赤裸地表扬自己：“我其实真的读了很多书”“我这个人是很聪明的”。如此种种，不够委婉、不够谦卑、不够温文尔雅、不够文质彬彬、不够符合机关单位的“体统”。

在“机关单位”的人情环境里，尤显其“野生”的是，他很透明，不掩饰，喜恶溢于言表。对于自己认定的人和事，直抒己见，执意坚持，即便遇到反对，也有种“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执拗。而对于所恶之人和事，则不惮于白眼向天，绝不虚与委蛇，不做一团和气的表面功夫。他这种不够“人情练达”“明哲保身”的为人处世，容易得罪人，也惹来一些非议，但他不在意，不解释，笑骂由人。我有时候出于好意提醒十月“注意些”，但他多数会回我一句“管他呢”。笔者自认是“笼舍动物”，被各种“饲料”喂大的，吃出了习以为常，自动俯就于所谓人情世故。十月的撇脱让我汗颜，觉出自己身上的“饲料气”“笼舍气”。

十月的这些做派，是一种“我本如是”的态度，不想因为环境身份的改变而受太多约束，懒得刻意“得体”来迎合周遭。他活得天然本色、真实率性、大开大合、大俗大雅。

“画者，心印也”。十月在日常里“大俗”，但他治艺，有“大雅”的格局。他的画，也有一股“野生”之气。

十月的写意花鸟，饱满蓬勃，淋漓酣畅，墨色深重铺张，线条密集纵放，花草树木粗壮横蛮，不受拘束敞开着生长，旺盛的枝叶仿佛要抢占所有的空间，肆意地争取更多的阳光和养分。凤凰树树干遒劲老倔，花团如血泼染，是一种舍我其谁的拼命怒放；紫藤枝条狂舞，手脚伸张，形态饱胀；牡丹设色独特，不拘成法，滋润厚朴。十月笔下的花草，既非瘦树疏花的萧条淡泊，又非花团锦簇的富贵严谨，而是像野生植物一样，天然质朴，还原了生命的本来面目。而生命力的最可贵处，就在于“野生”的状态，生趣盎然、蓬勃顽强、不经人为扭曲修葺，随本性自由生长。而这也正是他写任乎性情之意，既不刻意清高风雅，也非故作狂傲放诞，呈现本真的状态。在技法上，他还有不够成熟老到之处，但他胆子很大，敢抛开前人的套路，把花草植物画出一种大开大合的气势，让不少专业画家也自叹不如。

艺术贵有个性和新意。唐代书法家李邕说“似我者欲俗，学我者死”，齐白石也说过类似的话。但国画圈子里，常有像谁谁，或得某某遗风的说辞，以病气、死气为趣。而画评语系里，“隐逸”“超脱”“清高”等成了八股境界，套谁身上都适用，既不对了什么也不错了什么。窃以为，在竞争激烈、物欲最盛的后工业时代，“淡泊明志”“宁静致

远”一类挂在墙上的口号，是缺什么补什么的心灵钙片。所谓“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也容易令人生疑，不过是蹈袭古人的精神复制品，一种附庸风雅的统一姿势，在当下时代语境里，既不及物，又不及心。这种缺乏个性和体温的作品，塑料花一样，再精致优雅，也很难打动人。

“创新就像一条疯狗，追得作家一路狂奔”，作家王十月画画，也自觉选择被这条“疯狗”追赶。他的写意花鸟，努力做到“不像”，他在“知”前人的基础上，琢磨如何绕开，另辟蹊径。比如用赭石点染牡丹的花色，一反常规，难觅先例，让牡丹开得雍容而不浮艳，厚朴大气。而更具突破性的，更让人惊异的，是他的新野性水墨。这批画“密不透风”，几无留白，画纸被浓厚的黑、红、蓝、黄满满地填充，画中密布纵横交错的几何形状，黑暗、压抑、强烈、动荡、混乱，当中有扭曲的人脸，怒睁一双空无一物的眼眶，仿佛被黑暗吞噬前最后的嚎叫，仿佛从地狱升起的景象。另有看似佛或罗汉的抽象的形象，又把黑暗破开，可能是出路，也可能是幻象。这批画，灵感或许源于十月的底层经验，表现的是复杂、冲突、挤迫的当代生活，有剑挑水墨传统的反叛，异常大胆。传统水墨是表现“天”的，“超然”的，而十月的野性水墨几乎没有具体的物象，谈不上“似与不似”，而所写之“意”，让人联想到地狱、欲望、绝望、焦虑，令人心惊胆战。

十月自号“知否堂主人”，这可以看出他的治艺态度。在文学上，他对“打工作家领军人物”的名衔持“不拒绝不拥抱”的态度，对自

己的位置有客观理性的“知”和“否”。个人的打工经历和底层关怀的社会风潮使他被符号化，但他心气很高，不满足于做某个阶层的代言人。他在写作上要表达的，不仅是某个时代的横截面，更是要纵深到更广阔更普世的人性底色和生存本质。在绘画实践上，实验不是故弄玄虚，狂野也不是乱来。对此十月是“知”的，他说：“想将德国的新表现主义和中国的水墨实验融在一起。一要独特，二要表现我对世界的认知，三要在美术上站得住脚。这中间有很远的路要走，现在是草创时期，废画三千。”最后一句是对自己的“否”，说明他的创新并不盲目，更非哗众取宠。有这种“知”的能力和“否”的胆气，殊为难得。

十月这个闯入者，生猛热辣，横冲直撞，胆子忒大，闯入文坛，又闯入画坛。文而优则画，作家画画的很多，但大部分是玩票性质，像十月这样，真正对绘画有深入学习，有高的眼界，有大追求的并不多。十月在艺术感受力、领悟力和表现力上天赋很高，他敢于突破法度率性而为，其才情、心气与胆量，使其已具备“非池中物”的气象。而他的水墨探索，不仅是技法形式层面的，更是对世界面目、对人的精神体验、生存状态的深思与发现，尤其值得期待。

欧阳露，曾任《作品》杂志社副社长，现任职于广东省作家协会。出版有诗集《把水，泼回水中》《不是每个结果都曾经开花》等。有诗作入选《广东青年诗选》《中国新诗年鉴》《珠江诗派——广东百年珠江诗派诗人作品选析》等选本。

王十月，《作品》杂志社社长、总编辑，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收脚印的人》《如果末日无期》，中篇小说集《国家订单》等数十种。曾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老实人王春林

□ 孙 频

交城和文水在地图上看上去微小得如尘埃一般，在现实中也确实是弹丸之地，是中国版图上两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小县城。两个县城在古代曾是一个县城，后来分开，互为邻居，唇齿相依，共饮一条叫文峪河的河水，历史上还曾因为用水的问题打过架，打完架又很快和好了，这段轶事还被载入民歌。因为两个县城紧紧靠在一起，实在难分彼此，从饮食习惯到风俗几乎都没有区别，就是步行也能从交城走到文水。但还是有些细微的区别，比如方言，交城话都是前鼻音，而文水话都是后鼻音，像是故意唱反调。还有就是人的性情略有不同，文水人的性格向来以倔强、固执、坚忍不拔而著称，官员们最发愁来文水做县官，因为说了话没人听。这里的女人更厉害，曾出过武则天和刘胡兰，而一步之遥外的交城从没有出过这样的女性，可见两个县城的性情还是稍稍有别。

交城是我的家乡，文水则是王春林老师的家乡，作为邻县人，同饮一条文峪河，共靠一座关帝山，不觉得亲切都不行。春林老师的性

格中显而易见有吕梁人民的淳朴厚道和低调，没办法，就是这么一方水土，想高调也高调不起来，另外他身上也有很明显的文水人的特质，就是那种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坚忍不拔。文水人想做事，没人能拦得住。有一次跟着春林老师去文水玩，我们去他家的老院子看了看，院子废弃多年，杂草丛生，只有一棵枣树孤独却生机盎然地生长着。整理旧物时，他从屋里搬出一箱箱布满灰尘的老杂志，我一看，全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收获》《十月》《当代》《小说月报》等文学杂志，再放些年都可以当文物了。他从高中时代就开始看这些文学杂志，上了大学之后，更是把每个月微薄的一点生活费挤出来去买每期的文学杂志。一拿到手便放不下了，走路也要看，吃饭也要看，晚上熬夜也要看。我感叹，你对文学的热爱也够久远的。他一边把杂志上的灰尘轻轻抹掉，一边以文水人的淡定和倔强说，就是喜欢，没办法。有一次我好奇地问他，王老师，你有那么多时间看那么厚的小说吗？他也是这么回答，就是喜欢，没办法。

一天不看小说就觉得寝食难安，读小说对他来说，已经变成了生活本身，似乎他生来就应该如此。在我看来，正是这种内心对文学的热爱和依恋才支撑了他几十年如一日地苦读苦写，支撑起他令人叹为观止的磅礴阅读量，也支撑着他从吕梁山深处走出来，不断走向更开阔的空间。任何没有真正热爱在里面的事情都是难以长久的，一点功名利禄恐怕也难以支撑穷其一生倾其所有为之去付出的事业。说到底了，还是要有真正的热爱和依恋在里面，就像是，这只是一种生命的必需品。有人说他读得太多，写得也多，我倒认为，这种长年累月地

读写本身就是一个艰苦卓绝的自我磨砺和成长过程，不读不写就能很快成熟的天才毕竟是少数。正是在不断地读与不断地写的过程中，在这个充斥着思考与反省追问的过程中，一个评论家或一个作家才可能逐渐地发现和认识自我，同时也在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理解了文学的真谛，这种理性的理解与原始的热爱还是有所不同的，这个过程伴随着艰辛与快乐，伴随着每成长一点所带来的欣慰，伴随着由自我怀疑引发的痛苦，伴随着从精神深处析出宝贵结晶时的巨大喜悦。这个过程的就是成长与发现，执着与坚守。这也是任何一个最终走向成熟的人所无法绕开的过程，大约也是佛教中所谓的“觉”。如春林老师这样，在文学之路上，从十六七岁一直坚守到五十多岁，把大半生心血付诸其中的人并不在少数，正是有他们这样的坚守者，严肃文学才能一直保持着纯粹而明净的光芒，才能始终照亮和温暖不同时代的平凡而渴望美好的人们。

春林老师是个实诚人，也很磊落，从不避讳和遮掩自己的出身，相反，他对自己的母校吕梁学院有很深的感情，提起偏远的母校时总是有种由衷的喜悦，全无半点欲美化自己的意思。吕梁学院的前身是吕梁师专，地处黄土高原上一座叫离石的山城，三面环山，紧靠黄河，是中国诸多偏僻师专中的一所，正是这些师专贡献了大量的教师。在同样是在黄土高原上长大的我看来，正是这样一所偏远的学院赋予了春林老师很多宝贵的东西，比如淳朴踏实，比如真诚重义，比如低调安静，比如始终无法泯灭的理想主义精神。从小到大我数次去脱离石，从交城一路走到离石，就是一个渐渐走入吕梁山深处的过程，沿路可

以看到，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的地貌越来越明显，植被越来越稀少，满目都是黄土，在阳光下看过去，两边的黄土山都是金色的，鲜有绿色。黄土坡上布满窑洞，外地人不知道这些窑里面其实十分宽敞，一间套着一间，还有的窑洞像楼房一样层层摞起来，摞了有三四层。就在这黄土山的拥抱中，古老的黄河奔腾而过，日夜不息，滋养着两岸的人们。这里的百姓也朴实得像黄土一样，热情爽朗，有些地方至今像古人一样，一天只吃两顿饭。

当年，十七岁的春林老师就是来到这里开始读大学，也是在这里真正开始了自己的文学之旅。因为我自己的母校兰州大学同样地处偏远，在读大学时我有点羡慕那些在大城市里上大学的同学们，觉得人家眼界开阔，见多识广，在后来的岁月里我慢慢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其实我那偏远的母校给了我一些大城市给不了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同样宝贵。那种简单与纯粹，那种天地之间的自由与孤寂，那种没有任何诱惑的宁静与沉潜，对心性亦是一种锤炼。我想，当年的春林老师，精神所得要比我更为丰厚，因为他读大学的时候，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虽然离开离石多年，但至今他在离石还有诸多挚交，而这些珍贵的友谊，从不曾因为岁月和距离而变淡。

他和离石的那些挚友们正是相识于那个理想主义的年代，这是他们之间深沉的根基。他有一位挚友赵君，赵君现在也已经五十多岁了，仍然纯粹明净得如同白马少年，还颇有魏晋时代的名士风度，他曾独自躺在深夜的雪地里，就为了仰望璀璨的星空。他从年轻时候就写诗，直到现在还在一首一首地写，写出来也不求发表，只给三五知己看看，